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1029期 |  
2024年9月22日 星期日  
本版编辑: 吴南瑶  
视觉设计: 戚黎明

# 星期天夜光杯

## 梁永安

### 传播“幸福学”的文学教授

◆ 王 瑛



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作家、旅行摄影师，也是一位在B站拥有百万粉丝的明星学者、年轻人的“爱情导师”。而这位人气正旺的“50后”学者被大家看重和喜欢的，正是他对人生、对人性、对世界、对社会、对自我的清醒认知。一个大雨将至的午后，梁教授受邀与“夜光杯”读者聊聊“幸福学”。



扫码看视频

3

有爱之处皆美好

谈话间，窗外一道白光划过，墨云压城，隔了几秒，一串轰然的雷声由远及近，紧接着豆大的雨点砸在窗玻璃上，留下散乱水迹。回望那些早已尘封的人与事，梁永安偶尔短暂沉默，眼神望向马路对面挤在屋檐下躲雨的几个青年，淡笑道，“一天辛苦劳作结束，走在寨子里布满乱石的泥路小径，那时怎么可能有路灯？不过即使闭着眼也绝不会错，哪里转弯，哪里有坑，完全轻车熟路，走过无数遍……”彼时的梁永安跟伙伴们天天收稻谷、运甘蔗，但仍记挂着别样的人生，他心心念念只想考大学。

与生俱来的“向阳”般的性格，造就了梁永安懂得苦中作乐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多年后，已经成为文学博士的梁永安仍然坚信，人生哲学归根究底，是要作出最艰巨的努力，以悲观主义者的眼光去认知世界，再以乐观主义者的心境来面对。

“大自然最公平。云南先天独厚的绮丽风光，我常在梦中旧地重游……”此去经年，梁永安曾多次回到云南高黎贡山的怒江边，踏上青年时代生活劳动过的芒合傣族村寨。时过境迁，物非人非，唯一不变的是村寨秀丽风貌，淳朴民风。“那时芒合寨的乡民给了我们一片菜地，紧靠大河边种下番茄、辣椒、玉米、扁豆等，看着它们由幼苗到生出枝叶，终于硕果累累，当吃下第一口自己种出的番茄，喜悦难以言表，此后再没吃到过那么香甜……”那一刻的梁永安深切体会到“幸福感”的具象存在。生命有付出才有收获，要热爱大自然，有爱之处皆美好，诗境随时有物华。即使几年后离开了村寨，他始终崇尚劳动，并把“躬行”的生活态度带入到生活日常。

这些年，梁永安忙碌之余安闲自得，喜欢去旅行。有时是因为工作关系，借机到国内外走走看看。背着专业相机行走于天地间。他喜欢用图片结合文字记录，将旅行中的种种心得感悟，搭配当地特有的历史典故与民俗风情，传达给更多的人……

2

最好的陪伴是读书

梁永安祖籍山东威海，记忆中的童年，漂泊是常态。成长于南京的他，之后举家迁往西北，特殊年代军队院校转由国防科工委管辖，父亲身为支援干部，携家带口去往云南。

1973年，十九岁的梁永安被迫接受生活突变。高中毕业，面对几乎渺茫的前途，积极响应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在那澎湃激昂的“青春无悔”的歌声中，背起行囊去往陌生的云南僻壤小村寨——高黎贡山下的芒合，参加劳动。此去整整两年。

“那两年的知青生活，后来被我写进小说，刊发在《云南日报》，也算是祭奠那段留在云南的我的青春岁月……”风轻云淡的口吻，仿佛在说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人。

回望那些村寨务农生活，跟以往的日常落差巨大，倘若说身体上的痛楚尚可忍受，心灵深处的迷茫与闭塞，则无疑更难熬。

“彼时在山下有个小型红糖加工厂，榨甘蔗的机器运转需要通电，于是建了个小水电站，我所在的村子也跟着沾光，成为附近几个村落中唯一一个通了电的。”读书人最好的陪伴是读书，他带去两大木箱书，“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，《世界史》，一套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竖排繁体字版，劳作之余茶饭不思，看得如醉如痴……”当诸多陌生的细节，随着现实生活逐一摆在眼前，生活的封闭使读书人想到《百年孤独》，“无望的循环日居月诸，日复一日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倍感苍凉，但必须忍耐，必须接受……”要感谢那两箱书。在阅读中获得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，梁永安的精神世界也随之不断延伸拓展。

然而那糖厂榨甘蔗的发电机功率太小，机器一启动，电压倏地骤降，梁永安的屋子里灯光变暗，更暗，白纸黑字终于浸入黑暗。早有准备的他斜倚着床头静心等待。须臾，灯光渐亮，更亮，电压恢复，知道是一捆甘蔗已经榨完。此后进入大学，纵然读书环境与生活条件都是云泥之别，可不知为何，梁永安总会想起自己在那些忽明忽暗的灯光下读书写字的日子，那时看得反而更投入、更过目难忘，满心满眼只有手中的书，直至把两大箱书悉数读完……

1

不敢谈爱情不足以谈人生

梁永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“极度清醒”。清瘦，活力四溢，永远保持微笑，说话有条不紊，逻辑缜密，让人信服。陌生人头回见面的距离感与观望姿态，跟随他丰富的理性思维，结合敏锐的感性思维，不觉便被带入轻松且收缩自如的谈话意境。

身为复旦中文系教授，无冬无夏，梁永安少不得东奔西去，受邀前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授课、讲学。2017年受邀做讲座，他本想着不过是又一次公开场合与大众面对面，聊聊与文学有关的话题，不料主办方并无特殊硬性规定，欣慰之余的梁永安觉得，应该抓住时机，跟大家聊点以往不曾涉足的热点话题。

究竟聊点什么呢？梁永安有每日阅读的习惯，随手拿起床头已经翻得微微卷边的《单身社会》，美国艾里克·克里南伯格所著，书籍腰封上的一行字跃入眼帘——“我们正在学习单身，并由此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……”不禁想到在不同高校接触到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学者，殊途同归，除完成繁重的学业之余，还要面对种种生活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压力，而这已然成为眼下最容易引发的当代青年人的矛盾。不争的事实衍生出的不安跟焦虑，如影随形，几乎就在刹那间便决定，此次讲座的主题，就以“在单身的黄金时代，我们如何面对爱情”为中心展开。

互联网时代，信息与知识的获取，迅捷且便利。近四十分钟的演讲视频刚一推送，点击量片刻已破十万大关，且继续呈上升趋势，瞬间引爆全网。

与此同时，文字版视频内容开始在微博、微信、自媒体间广泛传播，长时间刷屏霸屏。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网友关注并点赞，文末的“读后感”千人千面，其中不乏这样青春激昂却略带迷茫纠结的留言——

“城市化进程伴随更大的人的变革与建设，但人云亦云，我们心有不甘……”

“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需要新的游戏规则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与父辈格格不入，我们该如何破圈……”

“社会的进步要靠年轻一代，但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……”

“婚与不婚哪个更好？”

“爱情究竟是什么？”

一时间言人人殊，沸反盈天。

《在单身的黄金时代，我们如何面对爱情》让梁永安火速“出圈”的同时，引发更多年轻人之间共情并展开热议。《梁老师的爱情课》系列随之应运而生——以“初恋、分手、前任”等诸多当代敏感性关键词做切入点，针对“亲密关系与情感话题”进行更为细致详尽的专业剖析与答疑解惑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“爆红”，时隔多年再次聊及，梁永安并不反感成为公众视野中的“爱情导师”，并被冠以“网红教授”的雅号。“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着不同的视角与思考，为同一件事物带来的解读，势必也呈多元化。这不正是人类思维的奇妙之处？”梁永安认为，与时俱进就应该带来一个文化学者更为敏感的视角与审慎，“当代年轻人分手的能力，远大于相爱能力。面对爱情往往瞻前顾后，顾虑重重……”反倒是坚定抱有“单身贵族”信念的人，可能更会有机会遇到心心相印的另一半。

作为五零后，梁永安经历过上山下乡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大学文学专业就读，如今他的正式身份是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。他很能理解时下更为年轻一代的困惑与无奈。“谁没年轻过？人活一世，归根到底，是要寻找到建设性的自我支撑，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，越能体会内心深处渴望什么。痛苦时，只要有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建构、自我疏解，就能长久坚持不懈……”

聊天中他频繁强调，“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但尽管如此，仍奋发向上，埋下心来不断努力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过后，竭力抵抗，绝不轻易言败，坚定地保持‘自我’，这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本心的一种力量，无形且巨大。”

理想的生活当然少不了“爱情”。

“明明很喜欢某人，但一想到对方户籍外地，家境欠佳，加之父母反对，马上就放弃。过后还要为自己辩解，我没得选啊……”梁永安笑道，“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爱情可能是一个人能享有的最大自主选择。假如连这个你都没勇气去坚持争取，谈何实现所谓的‘幸福理想生活’？再延伸去看，又怎能更好地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建设？”语气中关爱中的怒其不争。